

歷史空間

行雲流水走龍脊

翁秀美

很早就想去看她：流暢的線條，明淨的水田，炊煙繚繞，雲霧瀟灑，月光下，細雨中，四季美景，百態千姿，美得驚心動魄。可當真的走近她時，卻未能見到她最美的容顏。登上石階，出現在眼前的是一片毛茸茸、灰黃相間的有坡度的山，正月裡的她，茅草蓬蓬，還在酣睡。

注視這山，那邊關了田，這邊建了屋。古樸安詳的壯家寨子，雞逐於瓦，豬臥於槽，綠頭鴨、麻鴨顧自拍翅。寨子裡的路四通八達，若不小心走岔了，村人都會熱情指點。有新樓矗起，木構建築，因是依山而建，牆基斜坡處石片墊底，砌得嚴實穩當，門上大紅對聯，門口兩隻清水瓶，瓶中山花正俏。兩三層的小木樓，不少是農家飯館，隨處可見烤着的竹筒飯，米裡填了臘肉芋頭，火光中竹皮「滋滋」冒油。

沿石階而行，有身著民族服裝、戴銀項圈的阿婆坐在路邊，售賣茶葉、乾辣椒，問多大年紀，老人口齒清晰，答八十二歲了。笑容溫暖，鄰家奶奶一樣親切。一路都是小店鋪，擺放着銀飾，手鏈，手工繡的抱枕套、披巾，亂針繡的人物風景圖，工藝精緻。邊走邊欣賞，並不覺累，再往上，線條漸出，盤旋如帶，柔婉而堅韌，隨人遊走，有時粗粗一抹，有時細細一線，輕重緩急，迂迴有序，心裡驚嘆，無論從哪個角度看，那線條都彷彿沒有盡頭。

其實，這原是一座座山，原是一壘壘田，而又不是單純的山與田，這裡的莊稼不是橫平豎直的呈塊狀的錦緞或地毯，它被山勢被高度被坡度引領著一圈圈向上，但每一處或狹長或寬闊的大小不等形狀各異的田地——即使只能栽種一兩行莊稼——都是平的。支撐這平展田疇的便是高高低低的落差，有的甚至一人多高，這樣的落差為曲曲環環的田地增添了層層疊疊的美感。極目望去，心馳神醉，欲讚美，無一辭。眼前之景大開大闔，自由揮灑，如行雲流水，如九曲迴腸，如蛇盤曲，如龍騰躍，豪邁峻峭的大山，融入了田園的清爽婉約，便有了畫的意境，有了詩的韻味，有了令人歎為觀止的壯麗優美。小山如螺，大山似塔，層層而上，坡度的側面猶如牆一般厚實堅固，堪比雄偉的萬里長城。上山時見有些田裡還殘留著稻穗，但多數田已翻過，露出淺灰色泥土，像鋪了一壘壘石子，埂邊枯草覆蓋下的土則為黃色，邊角的土地能利用的都種了蔬菜，青菜已長齊開了菜花。待到山頂景色又自不同，只見彎彎曲曲的灰白與土黃，星星點點的青綠與亮黃，深褐色的房屋撒落其上，行人、牲畜立於田間，僅為一小黑點，說不出的安寧靜謐，蒼茫渺遠中，渾不知身在何處。

山頂觀景台小賣部的大爺慢悠悠地說，這裡啊，九八年之前根本沒人來。我看到邊上有塊石碑，黑底白字鐫著「龍脊梯田風景區簡介」，落款是九九年八月。那時，這裡一定很



龍脊梯田。網上圖片

冷清很寂寞吧？日復一日，梯田環繞着大山，大山擁抱着村寨，村寨守着梯田，一代一代，生生不息。美麗的龍脊梯田，佔地面積70.1平方公里，海拔880米，元代開始建，在明朝成形，大約明末清初才完工，至今有近700年歷史，如此浩翰的偉大工程固然佔了天然地勢，更是無數生命與智慧的恆久堅持。遙想先民們初到此地，條件惡劣，工具簡陋，是怎樣在這荒無人煙的地方開闢出渾然天成、磅礴大氣的山中田地。面朝大山，揮汗如雨，將每一寸土地碎裂與整合的初衷，原只為生存，怎會想到，數百年之後，由他們親手開墾的層層梯田，耕種的四季莊稼，讓高山圓潤流暢，讓田地婀娜多姿，成為風景絕美之地，引遊人絡繹不絕。著名的七星伴月、九龍五虎等景觀，賦予梯田壯觀的氣勢，靈動的神韻，為天下梯田所望塵莫及。

山風中，思緒將季節倒退，梯田，有過多少回黃燦燦的秋，綠蔭蔭的夏，春天，放水插秧，這山上，當所有的梯田都蓄滿了水，漫山鋪滿明鏡與珠玉，那才是一層白雲一層天，要美成什麼樣啊！癡想中，見頂端「七星伴月」中的一塊山包亮亮的，有水嗎？忙趕去看，不小心踩一腳泥，又不小心撲倒在埂上，急急地從埂上往下跳，太高，險些摔倒，連忙手撐住，正總在燒過的稻樁上，一手的黑灰，回頭方看到，上一層梯田的邊緣有幾步台階和下面一層相連，總是有路可走的。索性坐下來，倚在埂邊，感到大山的堅實可靠，也惟其堅實，才有強韌長久的生命力，才能經風經雨，走過漫長歲月。至近前，原來真的有水，邊上有根管子源源不斷地輸了水上來，銀子一般閃亮，大片的灰黃之中，這顆「星」尤其溫潤養眼。

看群山綿延，良田遍佈，人們躬耕勞作，民風淳樸，真好一個世外桃源。梯田轉彎處，坡度漸緩，青草簇簇冒出，馬兒悠閒地踱步，聽到人聲，仰頭望望，繼續啃草。田裡三兩農人忙碌，一隻小白羊走到埂邊，咩咩地叫，遠遠遙遙傳來小女孩的歡呼：「爸爸，我要去看羊！」隔着數道梯田，羊咩一聲，她咩一聲；羊久久立着，她也久久立着，彼此應和。山裡黃昏，寧靜得教人忘了時間，暮色中下山，回望，梯田漸行漸遠，山石絆我腳，草葉牽我衣，是誰依依不捨？

行程雖短，卻足以盡興。翌晨下山，下起了小雨，想此時立春已過，沉睡的梯田將在雨水中甦醒，迎來驚蟄，走進春分……客棧老闆熱情相邀：「你們五月或者十月再來，那時更好看。」那是自然，期待再走龍脊時，在她流光溢彩的好時節，贈我絢麗多姿的美畫卷。

豆棚閒話

吳翼民

菜口

圓桌宴飲聚餐，團團一桌的座位，有一個專門上菜的空檔叫做「菜口」。

從前經濟條件差，人們極難得到飯店酒樓聚餐，就不大留意圓桌之「菜口」的，甚至不知何謂「菜口」。直到國運由衰轉盛，生活由簡變豐，人們上飯店酒樓的機會愈來愈多，尤其是公款吃喝風靡一時的情況下，大夥方才知道，原來圓桌聚餐中還有許多重要的「學問」呢。——在許多圓桌並存的宴會廳裡，有主桌和次桌之分，次桌中又有上席和下席之別，每一桌又有主座和次座之分，次座中又有上首下首（以主人為中心，右上左下）及末座之別。當然，每桌中又有個不很討人喜歡的「菜口」。

「菜口」通常都處於圓桌的兩個末座之間的空檔，劈對着主座的位置，也有例外者，處於圓桌側面的下首間的兩個座位中間，主要靠近廚房和通道之便。但有一點是明確的，絕不會為了便利而把「菜口」設置在主座和次座之間，否則就亂了規矩，會引起客人的不悅，也說明這家飯店酒樓缺乏禮儀、不上檔次。我有位朋友研究酒店管理的，他認為此乃酒店餐飲之大忌，出此昏招，無異自毀形象。

筆者偶舞文弄墨，也算個文人，經常不免在文場上有些飯局。但如今的文場已經接近官場啦，也務必講個禮數。我認可這樣的禮數，儘可能遵守飯局須遵守的規矩，首先不會往主桌上靠，——其實往主桌上靠不是好事，爭個虛面子，不自由，須陪着笑臉，須說些恭維的話，須自始至終保持着中規中矩的吃相，一次次起立敬酒……好拘謹哦，不能意氣，難以盡興，於是就預先挑禮廳最不起眼的酒桌，揀下首處坐定，就「穩坐釣魚台」啦。當然，我會刻意避開了那「菜口」的，要不然，每上一道菜便得轉過身子、側目而視，防備着服務員不小心把菜的湯汁碰濺到自己的身上呢。這是有過教訓的，一次參加朋友孩子的婚宴，去晚了，只能坐在「菜口」處，偏偏碰上個新手服務員，忙亂中把紅燒蹄膀的湯汁滴到了我的新西裝上，那小姑娘急得欲哭，我心生惻隱，反過來安慰她「沒事」，過後立即將西裝送洗衣舖處理了事。

這麼說赴宴的人們都迴避「菜口」，「菜口」處不沒人坐啦？非也，總得有人頂這茬兒的，誰晚到誰就認命吧。不過也有一個規矩的，誰作東，誰就得委人頂這茬兒，公款消費中，辦公室主任或秘書就是這樣的角色，主角無疑是他們的頭兒，頭兒是當仁不讓的主座，「大內總管」就只屈身坐「菜口」處的末座，還擔當着敬酒勸酒和埋單的使命。如果是一個單位的人就餐，「菜口」處就坐者當然是地位最低下或最年輕的主兒。曾經有個笑話說，席間頭兒要上洗手間了，

滿桌的人都起身奉陪，還紛紛說：「局長親自上洗手間，我們陪着您哪……」結果服務員誤以為已經席終人散，將菜餚都撤了哩。笑話歸笑話，誇張中也折射出了些世道人心吧。

我有位女性朋友是個喜歡找別人猜忌避之不及的「菜口」就座的，別人不知就裡，我知其奧秘所在，——原來這位女性朋友是個潔癖，不喜歡碰別人碰過的菜，她謂此為「洗手子口水」菜。她坐在「菜口」處有個好處，就是服務員每上一道菜，她都可以在轉盤轉動之前快速夾上一大筷，置於自己的碟子裡慢慢享用，餘者再不動箸。熟知其秉性者也就不以為怪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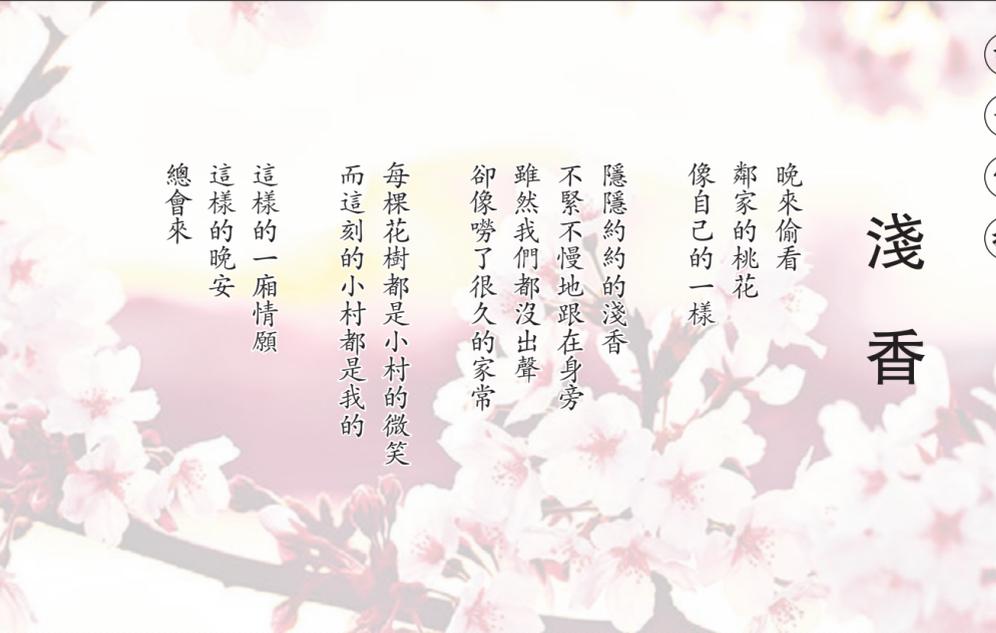
偶然時，圓桌的「菜口」也會顯現尷尬的處境，一次不經意間讓某領導攤上「菜口」啦。事情的原委是這樣的，不是公款聚餐，是一場規模不小的婚宴。因為要讓領導坐在面對主席台的位置，讓其清晰看到台上舉行婚禮的場面，誰知只有「菜口」的位子劈對着台上，當然應該讓給領導就座嘛。婚禮舉行得色彩繽紛，煞是熱鬧，當儀式結束，宴飲開始，領導就座的位子一下轉換成了上菜的「菜口」呢，滿桌的人都起身要跟領導調換座位，為時已晚，菜就紛紛端上酒席啦，好在這位領導懂禮儀、識大體，擺手阻止了同席諸人的舉動，使席間諸人都感動、感動之餘亦惶恐。對於這位領導而言，此乃平生頭一回坐「菜口」也。



美國第一夫人米歇爾訪華寫下漢字「永」。不禁讓人們對於未來的中美關係浮想聯翩。

畫中說話

圖文：張小板



詩意偶拾

淺香

陸蘇

晚來偷看鄰家的桃花
像自己的一樣
隱隱約約的淺香
不緊不慢地跟在身旁
雖然我們都沒出聲
卻像嘮了很久家常
每棵花樹都是小村的微笑
而這刻的小村都是我的
這樣的一廂情願
這樣的晚安
總會來

古典瞬間

安立志

興亡詠嘆調

元英宗至治元年（1321），張養浩以「父老」為由，「棄官歸養」，回到濟南雲莊，開始了長達九年的賦閒隱居。重修滙波樓，新建築然亭，與友人詩酒相酬，閒情逸致形諸筆墨，暫時躲開了險惡的宦海風波，在這期間，元帝國竟然換了五個「一把手」，而且，新皇登基都未忘記這位朝廷舊臣。九年光陰，朝廷「七遣使者聘之」，被其拒絕的有吏部尚書、太子詹事丞兼經筵說書、淮東廉訪使、翰林學士等，都是地位顯赫，令人艷羨的職位。

然而，元文宗天曆二年（1329），當他得知關中大旱，饑民相食時，卻接受了「特拜陝西行台中丞」的詔書，「幡然就道，了無難色」，以60歲高齡再度復出。他去陝西赴任，決非「皇」色旅遊，這個「情為民所繫」的異族官員，一路之上，經洛陽、過河池、跨潼關、越驪山、臨咸陽，呈現在眼前的，不僅是秋風石馬、白茅銅駝，而是一頂頂皇冠落地，一代王朝興衰，於是就有了這組《山坡羊》詠史散曲。

張養浩從政的年代，已是元帝國吞滅女真、西夏、南宋之後，當時的漢族官員、文人，已經沒有了南宋士大夫的家國之悲、亡國之痛。許多人認為，作為與唐詩、宋詞鼎足而立的元曲，其在思想意義上根本無法與前二者相比，其所反映的大多是寄情山水、傾心異性、感喟世事、悲天憫人的杯水微瀾、壺裡風波，都是些小情感、小製作。而張養浩這組《山坡羊》卻是一個例外、一個異數。

九首《山坡羊》，涉及七個詠嘆對象，在空間上，從東都到西都，都是歷代王朝的舊都、故苑、皇陵或關隘。在時間上，上迄戰國，下至隋唐，縱貫千餘年。這組散曲，且不論風格上的雄偉奔放、遒勁蒼涼，就其境界而言，則體現了一位正直、忠貞的官員與文人憂國憂民的歷史情懷。

觸景生情之悲。按照成王敗寇的鐵律，那些在疆場逐鹿、宮闈內爭中搶得先機的強人與霸王，一旦登基做了皇帝，有的開始時的確戒恐戒懼，勵精圖治，到後來無不窮奢極侈，驕奢淫逸。為滿足皇家一己私慾，哪管百姓餓殍遍地，聚斂天下，大興土木，離宮別館，豪華陵墓，代代興建，無代無之。張養浩從洛陽到長安，沿途所見，北邙山、驪山墓、阿房宮、華清池、未央宮，到處都是破磚爛瓦，到處都是殘垣斷壁，「瓊樓玉宇今俱廢」，「荊榛長滿繁華地」，「當時奢

侈今何處？」（《驪山懷古》）「宮闈萬間都做了土。」（《潼關懷古》）張養浩甚至天真地勸諫當局，「堯舜土階君莫鄙，生，人讚美；亡，人讚美。」（《驪山懷古》）借用一句老話，階級本性所決定，那又怎麼可能？

物是人非之慨。在中國古代紀元前後的一千年裡，是一個英雄輩出、風雲際會的年代。「笑相如，大粗疏，欲憑血氣為伊呂。」「不量度，刺繡豪，酒席間便伐汝無道。」（《河池懷古》）在張養浩看來，商相如只是逆勢而動，自不量力而已。他假設，「萬一座問談戮汝」，「倘若祖龍心內惱」，不過，這裡的「祖龍」不確，應為「秦昭王」。漢初的張良、蕭何、韓信，「三傑當日，俱曾此地，慙慙納諫論興廢。」（《未央懷古》）或運籌帷幄，或征戰疆場，成就了400年大漢基業，可謂星河燦爛、光彩熠熠。而今「城池俱壞，英雄安在？」（《咸陽懷古》）新莽戰亂，劉秀中興，但在今天的「天津橋上，憑闌遙望，春陵王氣都凋喪。樹蒼蒼，水茫茫，雲台不見中興將。」（《洛陽懷古》）怎麼不使人產生物是人非之慨？

王朝興廢之嘆。一部中國古代史，幾乎是一部王朝更替、王旗變幻的歷史，任何一個王朝都要經歷一個興盛、衰敗、滅亡的歷史循環。這就是黃炎培提到的「歷史周期律」。張養浩的散曲是文學，風格是感性的，思考卻是深邃的，在他的筆下，似乎挑出了隱含在冥冥之中的歷史規律。「碑銘殘缺應難認。知他是漢朝君，晉朝臣？把風雲慶會消磨盡，都做了北邙山下塵。」（《北邙山懷古》）「想興衰，若為權，唐家才起隋家敗，世無有如意變改。」（《咸陽懷古》）「千古轉頭歸滅亡，功，也不久長；名，也不久長。」（《洛陽懷古》）「贏，都變做了土；輸，都變做了土！」（《驪山懷古》）這一切都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。

張養浩這組詠史曲的點睛之筆，是「興，百姓苦；亡，百姓苦。」（《潼關懷古》）這也是這篇作品之所以收入高中語文課本的原因之一。作為一個封建官吏，能有如此見識，這與其深厚的民本情結分不開。在歷史舞台上，帝王將相儘管是匆匆來去的過客，但百姓卻永遠是被壓迫者或被剝削者。他們企盼明君的雨露，卻又遭受暴君的殺戮。天下興亡，對於百姓而言，不過是不同形式與程度的苦難而已，談何「有責」？

生活點滴

又是河豚新上時

青絲

講究美食的人，每年都有兩個翹首期待的時節，金秋伺螃蟹，暮春候河豚。如果心情過於迫切，這個過程還會有所提前。剛進入三月，各地就有老饕在興奮地搓手了，一如初試春江水暖的鴨子，發出了喜悅的騷動。對於他們來說，河豚就像久別重逢的情人，是享樂食單上的性感寶貝，用唇齒進行的親密接觸，除了可展示深切的思念，還能獲得恣情快意的人生風度。

這一場景，可以上溯至千年前，時空在河豚的身上，彷彿被濃縮了。《新唐書》裡「待上賓，惟豚魚而已」，就是客觀記錄的唐代生活圖景，而宋詞裡屢有提到的河豚，則是對小資生活發出的熱切呼籲。從此登上文人聚會餐桌的河豚，也成為了一個文化符碼。人們從品嚐河豚時獲得的多重感受，如唇舌微覺酥麻的驚悚感，鮮美嫩嫩的誘惑性，忐忑不安又不甘於人後的矛盾心情，把平時隱藏的感性觸覺，重新打開了。因而在品嚐河豚的餐宴，實際上也是一個自我表演的舞台，食客除了獲得美食享受，同時也憑着河豚這一興奮劑，消費了大量的想像性內容。

河豚的形態很有特點，呈圓筒形，魚皮布有一層細密的肉刺，受到驚擾身體會鼓

脹如圓球，一如鬚髯張展的怒漢。古人據其特性進行捕撈，先在河上截流為柵，再駕船驅趕，把魚群集中到一個小空間裡，使河豚互為擠軋發怒，鼓腹浮到水面上，於是就手到擒來了。河豚的肉質雖鮮，臟腑和血液、魚子都有劇毒，若未能清理乾淨，誤食往往致死。古人未明其理，曾有過很多古怪聯想。明代筆記裡談到，吃河豚致死，是因為樑簷上掉下的蛛絲灰塵，與魚肉混合成了毒素，故剖魚時，須擄簾提防。據此想見，古人為了貪圖一時的口舌之快吃河豚，確實帶有賭命的意味。

當今食肆裡的河豚，多是人工飼養的，毒性小了不少。而且凡做河豚知名的食肆，都奉行一個古老的規矩，做好後由廚師和老闆當着客人的面前吃，以此擔保品質無虞。做法首推紅燒，其次是做魚羹，最能得真味。其肉質鮮嫩腴美、嫩滑酥膩，味勝鮮鮑。只是隨附的贈品，就是吃的時候須承受不小的驚嚇，所以由吃河豚帶來的故事，也是最多的。袁枚的《子不



河豚。網上圖片

語》裡記有一事：清代御史蔣和寧到友人家裡赴宴，主人烹炮河豚相款，眾人據案大嚼，座中忽有一人仆倒在地，口吐白沫。餘人皆大驚失色，以為是中了河豚的毒，趕忙取來糞汁各自猛灌一氣。過了良久，客人甦醒過來，自承有羊角風，當會發作，並非是中河豚毒。眾人頓時後悔誤飲糞汁，遂狂吐不已。

我有一次與友人吃河豚魚乾，席間說起這個笑話，有人大笑的時候被噎到了，咳嗽不止，最後把吃下肚的河豚都吐了出來。想起來也是一項罪過。